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孫家賢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_臣周鎔

謄錄監生_臣婁業耀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七

酬高使君

鶴曰公初到成都寓居於浣花溪寺時高適為彭州刺史以詩寄贈○上元元

年成都

府作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

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夢弼曰涅槃

案經云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是大經又法華經火宅喻三車并車鹿車也宋曰漢揚雄作太玄經又每

作賦擬相如本傳云哀帝時寸博董賢用事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又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

相如者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姑取杜集畧紀之高適寄杜公云妮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休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遲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嶺猿秋雁不勝悲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荅云藥裏關心詩總廢皆如鍾磬在簾扣之則應往來反覆於是乎有餘味矣

贈杜二拾遺

高適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
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
聽法還應難尋經剝欲翻
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
洙曰招提謂佛寺也注詳見前文適與
許詢同講維摩經互設難焉翻譯也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
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
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
望鄉猶未已四海尚風塵

起十字盡

興故接得往弱有病情已畧盡故入景更長
即如行文不得不爾後人堆實軟乏皆未喻

卜居

鮑曰公到成都之日劍南節度使裴冕為公
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趙曰楚辭屈原

有卜居一篇

公倚以為題

浣花溪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

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鸕鷀對沉浮

盤渦驚浴底心性伯仲之間見伊呂岐王宅裏崔九堂
前巴峽穿巫峽襄陽向洛陽九江日落一柱觀頭遂有
馮夷始知羸女無數一雙三寸兩箇一行自去自來相
親相近生憎不各自今以後此等皆肆筆縱橫有踈野
氣大家數不可無俗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

舟

鷁曰寒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地屬犀浦縣主
人指裴冕也洙曰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蜀有萬里

橋在浣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
此始矣因是得名乘興謂欲做王子猷月夜泛舟鷁載

安道也山陰王子猷所居之地詩體云引韻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聲律然其對偶精到謂之骨格蘇李體老杜卜居一篇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贊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
宵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
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
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
檉林礙日吟風葉公自注檉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籠竹和煙滴露梢
暫止飛鳥

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情無心

作解嘲

夢弼曰蜀中記王量以東多榿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然余嘗厯攷韻書無榿字詢之蜀

人相傳以為邱宜切後見王荆公集中有薛秀才榿木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榿小園封殖竹華滋地偏幸勉桓魁茂歲晚聊同庾信移則知邱宜切為是也又蜀有竹名鑪龍龍力鍾切洙曰揚雄傳雄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左太冲詠史詩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與

遊脩覺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

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

夢弼曰廣

信安昌寺碑云禪枝四靜慧窟
三明孟浩然詩禪枝怖鷓樓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

必如

此可以言
氣象矣

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捨此

復何之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

謾勞車馬駐江干

此與後文場語意似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

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洙曰詩真之河

之干兮注干涯也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麤糲衣糲食也苕溪胡元任曰李濟翁寄暇集謂園度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園援也乃引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者假與貧民誤以藥為藥遂穿鑿為說以解子美詩中云常苦沙崩損藥欄及東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復齋謾錄又從而信之皆過矣愚謂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

雨裏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涼

欲填溝壑唯踈放

極無可奈何之意

自笑狂夫老更狂

洙曰蜀有萬里

橋注見前鶴曰按寰宇記公之宅接浣花溪地名百花潭上今公言潭水之清可比之滄浪也洙曰唐舊史言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畯野老相狎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則狂可知矣

有客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踈快頗宜人有

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師曰公嘗

有肺疾故云患氣經時久也夢弼曰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蜀相

夢弼曰諸葛武侯廟在成都西南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
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全首如此一字一淚矣○寫得使人

不忍讀故以為至○千年遺下此語使人意傷○孫季昭曰按蜀本杜詩並作錦官城注云成都府城亦呼為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離如錦也趙云或以其有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其說亦是不然止取錦而已何以更有官字乎余觀范至能恭政為詩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府時作也則身親見成都為錦官城故取以名之況杜子美嘗卜居成都浣花里其用官字必無誤當以蜀本為正洙曰廟有古柏乃武侯手植也荆

公語錄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止詠武侯廟而託意在其中矣誠齋詩話句有偶似大意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鵲空樹響攏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殊矣陰鏗鸞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洙曰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後主也夢弼曰庾亮表頻繁省闕出總六軍洙曰本傳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

石笋行

田曰按石笋在成都西門外二株雙蹲一南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

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圓極於一丈二尺
蓋南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
眼苔蘚食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
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
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
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
外使人不疑見本根率然兩語補拾成篇小臣媚至尊
第言其石狀蒙蔽不足指某事某
事之牽合譬喻也○鶴曰成都府舊為益州田曰杜光
庭石笋記云舊傳石笋之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闕曰

沉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又成都
記云距石笋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
湛然凡三五日忽然不見故有海眼之說彥輔曰成都
記石笋及林亭池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
者亦有細孔可以絳貫夢弼曰蜀都故事石笋真珠樓
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
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推毀墮地唯故基在每有大雨
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等蒼舒曰按博雅
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
為比洙曰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
為妃無幾物故塋於成都郭中以石作鏡一枝表其墓
又華陽國志云妃死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冢立其
石因名石笋希曰寰宇記望帝禪位于相號開明帝開
明下五葉復稱王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
每一士死輒為立大石長三文重千鈞為墓誌趙曰小
臣媚至尊機李輔國也時輔國離間二宮擅權之跡甚

彰也

卷七

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化，

便教鶯語太丁寧。

即遣便教
正是詩意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

夜來吹折數枝花。

疎野有佳致。○蔡寬夫詩話云：王元之在商州嘗賦詩云：兩株桃杏映籬

科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客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似。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

杜甫是前身辛不復易
蓋元之詩本學樂天也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
銜泥點污琴書內

更接飛蟲打著人

其閨情院體又如此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
莫思身外無窮事

且盡生前有限杯

總如此則樂天矣○孫季昭曰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如二月已

破三月來一片花飛減却春朝罷香煙携滿袖生憎柳絮白於綿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得減字破字携字於

字絆字皆不可及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
顛狂柳絮隨風舞

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

碧水春風野外昏

善自遣
如此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見

沙上鳬雛傍母眠

平常景多少幽意為小
儒牽強解事讀之可惜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

不放香醪如蜜甜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

狂風挽斷最長條

野人漫興深入情
盡豈復有能注者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鶴曰新津縣在蜀州公居
成都嘗暫如新津故有題

北橋
樓詩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
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

此梢

朶却全嫩故轉
入老語生強

池水觀為政厨煙覺遠庖
西川供客眼

唯有此江郊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
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

此神

交力盡亦開合展轉盡是無可奈何者多看過了

衰疾江邊卧親朋日暮迴白

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夢弼曰京言長安西都也洛言洛陽東都也作賦客指班孟堅

張衡也孟堅作東都西都賦張衡作西京東京賦洙曰晉嵇康與阮籍山濤為神交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

秀所築鄭曰益州記昇仙亭

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

杜鵑行

夢弼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時荆人

鸞今死其尸沂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鵑曰寰宇記望帝以德不如鸞今因禪位于鸞今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杜鵑鳥故蜀人聞杜鵑鳴曰是我望帝也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
啄羣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
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
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
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
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夢弼曰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
巢有鳥為飼之蔡寬夫詩話云跑
照行路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
見松柏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
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乾飛走樹間逐蟲
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

不能言與子美杜鵬行語意極相類或云
子美此詩為明皇遷居西內有感而作也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
園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
卜

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
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呂氏童蒙

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
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
字要響如園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
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
自響洙曰晉葛洪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
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
丹耳帝從之

梅雨

趙曰周處風土記云
夏至前兩名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

與乾

坤萬里眼同
得之容易

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

渦與岸回

洙曰玄宗幸蜀還至德二載改成都府置尹
視二京號為南京布曰成都府有犀浦縣蓋

李冰嘗以石犀壓水怪犀浦之名或本
此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頽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嬾衣裳擧

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鷓鴣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語意近放

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全首高曠真野人之能言

者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
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
漁人縈小楫，容易拔船頭。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夢弼曰朱景玄畫斷云韋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工畫馬居

間常以越筆點簇數馬或斲或飲或驚或正頭或點尾曲盡其妙宛全其真實韓幹之亞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秃筆掃驂驪

欵見騏驎出東壁一匹斲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

當字好○佳處正在當字以為丁浪切謬矣

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

同死

容齋隨筆云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

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求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鸛直訝松杉冷兼裁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

人生萬事如
是何特此耶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夢弼曰畫斷云王宰家于西蜀能畫山水意出象外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

留真跡

戲語多言

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

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

他句法別謂其或似洞庭與日本與赤岸然下

語荒忽如此自是老氣逼人

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

木盡亞洪濤風

好句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洙曰巴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

有日本國李中曰赤岸在廣陵南袁州記曰瓜步山東
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瀉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
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
夢符曰南史齊武帝孫賁字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圖
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趙
曰吳松言吳地之松江也蔡條西清詩話云蕭文與能
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老杜
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乍
讀似非用事如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用介冑之士
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
用事而
隱其語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夢弼曰名畫記韋偃作老松
異石筆力勁健人知其善畫

馬不知松
石更工也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

磊落氣概

絕筆長風起

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

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

冥思玄構畫者不及此

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

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

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為直幹

此起

此結吞吸傾倒○夢弼曰名畫記畢宏大厯間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咏之其畫擅名當代脩可曰楞嚴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洙曰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鵬曰梓州鹽亭縣

出絹甚良時人謂之鸞溪絹即東絹也誠齋詩話云麒麟圖書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兩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澗酒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也體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鶴曰青城縣屬蜀州在成都之

西按成都府有少尹二人掌二府州之事歲次則更次入計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東

郭滄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

文章濟甚事耳注誤

迴首興

滔滔

洙曰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士人謂之合水西山上積雪經夏不消相接青城趙曰差病校

也

野望因過常少府

鶴曰少府當是常徵君公俊有奇常徵君詩云徵君晚節旁風

塵豈晚年却出仕耶

野橋齊度馬

可畫他人以爲不必畫者

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

從灌口來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

未遣回

洙曰青城山名灌口地名俱在蜀灌口昔秦守李冰疏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得名

丈人山

彦輔曰青城山記云此山爲五岳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觀

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

磊磊落落

爲愛丈人山丹梯近幽

意丈人祠西佳氣濃
綠雲擬住最高峯
掃除白髮黃精在
君看他時冰雪容

出郭

霜露晚淒淒
高天逐望低
遠煙鹽井上
斜景雪峯西
故國猶兵馬
他鄉亦鼓輦
江城今夜客
還與舊烏啼

立之曰蜀

有鹽井遠煙謂煮鹽也洙曰雪峯即西山也上有積雪經夏不消

泛溪

鶴曰即浣花溪

落景下高堂
進舟泛迴溪
誰謂築居小
未盡喬木西
遠

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峰上雪纖纖雲表霓童戲
左右岸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得魚已
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吾村靄暝
客異舍難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
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輦

馬曰練練白貌
趙曰江海麗色

賦色練練而欲奪吳筠詩練練波中月皆取白之義也
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網罟多魚亂於下蓋網罟以
取魚畢弋以取鳥今謂畢提攜者又畢盡之義言兒戲
至盡攜罟弋以取魚鳥也希曰史思明是年入東京故
云東城多
鼓輦也

贈蜀僧閻邱師兄

公自注太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
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當時

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此語最得大意

世傳閻邱筆峻極逾崑崙

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
青熒雪嶺東碑碣舊製存
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
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
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
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
小子思踈闊豈能達詞門
窮愁一揮淚相遇即諸昆
我住錦官

城兄居祇樹園地近慰旅愁往來當邱樊天涯歇滯雨
粳稻臥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脩廊而
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驅驅
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夢弼曰銅梁山名在劍南合州銅梁縣此

言閭邱鍾銅梁之秀氣而生也洙曰揚子雲長楊賦籍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班孟堅西都賦琳珉青榮田曰東蜀牛頭山下有閭邱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嚴政書寺今為天寧羅漢禪院鷗曰公之祖杜審言也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喜否審言踴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也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又過耳苔溪胡元任曰老杜亦自言吾祖

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夢弼曰豫章大木也
生七年乃可知洙曰金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夢弼曰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
能使一切衆生得安穩故維摩經常以軟語眷屬不離
捫蝨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
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
曰夜聞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
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
目前而二公偶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田曰圓覺
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宣室志云
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胡人
曰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蜀水冷然洞徹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

賈客船隨返照來

洗句

長路關心悲劒閣片雲何意傍

琴臺

此等亦與人意無異

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自公

注得稱城闕○趙曰潭即百花潭也洙曰劒閣劒門棧道也鄭曰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貰酒處夢弼曰趙清獻公王壘記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鶴曰去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濟汝鄭滑四州是年六月田神功破思明之兵於鄭州然東京於諸郡猶未復夢弼曰東郡今滑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趙曰時成都陞為帝京故公自注得稱城闕也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

只當

此如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洙曰成都記其西即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巴接復曰巴蜀夢弼曰荆蠻楚也峴山在襄陽有王粲故宅粲字仲宣宅前有井人呼為仲宣井

北鄰

明府豈辭消藏身方告勞

也 好意

青錢買野竹

謂北築之意

白

憤岸江臯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履

到蓬蒿

洙曰後漢張湛傳明府注郡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鶴曰公詩多以縣令為明府此詩云

明府者其王明府歟王從公遊公亦有詩與之夢弼曰辭滿謂任滿辭去也謝靈運詩辭滿宣多秩謝病不待

年趙曰青錢蜀人語謂見錢也洙曰劉隗岸情大言意氣自若夢弼曰晉山簡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每出游多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洙曰何遜八歲能賦詩為名流所稱仕梁為水部員外郎孫曰廩恚恚切履薦也洙曰張仲蔚所居蓬蒿没人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
園收芋栗不全貧
慣看賓客兒童喜
得食堦除鳥雀馴
秋水纔深四五尺
野航恰受兩三人

淺溪小艇本是實景然寓此有至足之味
白沙翠竹江村暮
相送柴門月色

新看幾過後見朱韋
齊舉此倍覺有懷有
濃有淡當由實歷故
見范元實詩眼云工
部有所喜用字如修竹

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
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乍前乍
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
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

自然

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鶴曰高適時
為蜀州刺史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驂騑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
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寄楊五桂州譚

公自注因州叅軍段子之仕鮑曰集後有廣州段功曹判寄楊五長

史詩時楊長史必自桂而徙廣州也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聞

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遠送孫楚遠附白頭吟

夢弼曰陳

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又山海經云桂林有八桂在番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鶴曰桂林雖居嶺外然治古始安隸荊州之零陵非鬱林州之桂林故白樂天亦云桂林無瘴氣茲所以宜人也嶺南無雪獨桂林有之范成大云靈州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或則度關至桂州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曰雪觀所以夸南州也夢弼曰大庾嶺謂之梅嶺去長安萬里洙曰晉孫楚字子荆嘗為驃

騎將軍石苞參軍夢弼曰古樂府有
白頭吟言交情多喜新而厭故也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風韻

閒淡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

看有無減去無用作檢字淺近

無人覺來

往

荆公看得好

踈嬾意何長

洙曰成都有碧雞坊按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

雞之神可醺祭而致於是遣王褒持節而求之夢弼曰按寰宇記市橋在州之西趙曰荆公本作覺來往甚善余嘗讀梁徐妣婦題甘蔗示人曰夕泣已非踈夢啼真大錯唯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覺舊本作競誤矣荆公語錄老杜云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瞑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非覺字赴字即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

一字兩
字工夫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起得稱情

此時對雪遙

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

鄉愁

亦宛孌沉著

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夢弼曰何

遜嘗為廣陵記室按集有揚州早梅詩曰兔園標物序
驚時最是梅街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
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驅臨
叩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數

濯錦江邊未滿園

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縣令滿縣種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今

公以河陽比蕭明府所治之邑也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檀木數百栽

鶴曰何邕為利州綿谷縣尉與

公為鄉人後有贈別何邕詩可考也

草堂暫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檀木三年大

公自注蜀人以檀為薪二年可燒

與致溪邊十畝陰

子美自是遭楊子琳之亂又之蜀之

綿之梓未嘗得檀用也○嚴有翼藝苑雌黃云東坡次介甫韻詩所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為覓檀栽又送戴

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徑尺誰能畫檜木三年已足燒又後山詩三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檜木行可標檜字適尋字書無之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為邱宜切及按介甫絕句以檜字為韻與移字同押則知邱宜切為是也老杜有覓檜木栽詩飽聞檜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檜為薪三年可燒又堂成詩檜林礙日吟風葉龍竹和煙滴露梢注檜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鶴曰後有涪江泛舟送韋班詩韋當是為涪江

尉

落落出羣非檉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
為覓霜根數寸栽

夢弼曰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酉陽雜俎世傳松千歲方頂平偃蓋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盃

公自注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盃勝霜雪
急送茅齋也可憐

早起

上元二年成都作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隕岸開林出遠山一

邱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餅中得酒還

趙曰漢書

班固書曰夫嚴子若棲遲於一邱天下不易其樂

琴臺

夢弼曰按十道志成都府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貰酒處又成都記琴臺在浣花溪之北梁

蕭藻鎮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武伐蜀下營於此掘得大罌二十餘口蓋所以饗琴也隋蜀王秀

更增五臺并

舊臺為六馬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

長卿

懷抱俯仰見之

野花留寶曆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

復聞

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有消渴病事武帝為郎後病免家居茂陵初相如嘗過臨邛臨邛富

人卓王孫為具名相如及臨邛今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不樂謂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相如乃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令文君當爐相如親滌器於市中鄭曰僞益涉切頗輔也

修可曰徐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通兮無所將何悟今日登斯堂有艷淑女在此芳室適從邂逅慈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又歌曰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字尾求為妃交情通體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羽俱起翔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

兩語皆傷心而荒荒尤警泯泯畧稱○泯言其無聲也

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

無緊要語而盡鄰曲橫斜之態一家作一逕入只作

披衣慣

却是暗用莊子披衣注又不曉

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

也身輕

雪浪齋日記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窓間間皆

遠微入妙洙曰陶潛以葛巾漉酒王直方詩話老杜云
眼遠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樂天亦有眼前無俗物身外
即僧居之句然
不為人所稱也

江臯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然偶

語偶然

讀書難字過

真率有味

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

公自

注東山

知余懶是真

洙曰楚詞朝馳予馬兮江臯師曰
臯緩也江岸其土性緩故云江臯

石曰我嵎
山在蜀

客至

公自注喜崔
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

又是

花徑不曾緣

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
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

公自注解斯
融吾酒徒

經旬出飲獨空牀

每誦數過可歌可舞能
使老人復少○洙曰按

集有聞解斯六官未歸詩云老罷
休無賴歸來省醉眠即解斯融也

稠花亂蘂裏江濱行走敬危實怕春

怕春
語激

詩酒尚堪驅

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
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

喚取佳人舞繡筵

豪直是豪放直是放今人愛借情事開口亦難○洙曰梁益記云少城張

儀所築蒼舒曰左太冲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云少城小城也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

可愛深紅愛淺紅

放翁曾用此句格似以可字作敢字肯字看極是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

胎蕩稱情。○政是子美借四娘耳。豈無似此無此英氣。○茗溪胡元任曰

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我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
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
鸕鶚鵜鶘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
南市津頭有船賣，

無錢即買繫籬傍

此八九絕皆放蕩自然足洗凡陋何必竹枝樂府哉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善有

歌詩者以此為相業亦有味乎其言之至也造次數露與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兩句同真有德者氣象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遣意二首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

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

自然知是好語釀黍移橙不無點檢幽興亦稱漸喜交

游絕

怨調

幽居不用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起圓沙雲

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

放翁以也

字作夜音
最得村意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

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

添無數謂一春生
成也最是樂意

爭浴故相喧

趙曰韓詩漆與浦方渙渙兮注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布曰漢溝洫志來春桃花水

盛顏師古注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花始華蓋桃方
華時既有兩水川谷氷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
桃花水趙曰古詩
寄語故林無數鳥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閒言

閒語非喫
緊不能道

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

更無私自好自私
又好實一意也人

自以為我私則無
私矣最是相意

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張子韶曰
陶淵明云

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
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
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
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

間斷氣更混
淪難輕議也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
片泥隨鷺蓆花藥上蜂鬚
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
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寒日

寒日江村路風花高下飛
歐公意常近此汀煙輕冉冉竹日淨

暉暉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
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

歸

石鏡

洙曰成都祀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築為

塚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冥憐香骨提攜近玉顏
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
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巢鷲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
黃衫年少來宜數

不見堂前東逝波

此少年行四句耳然極動盪為勸甚速○趙曰黃衫想唐人貴遊之服也

鶴曰唐高祖武德間勅庶人服紬純布其色通用黃

戲作花卿歌

華卿曰花卿名敬定劍南節度崔光遠之末將也時梓州副使段子璋反

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特功大掠肅宗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蓋痛惜之也鶴曰按

史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鷗風火生

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

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

麗言鄙語調笑入神

李侯重

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

取守京都

蒼舒曰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柳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礮礮

聲放箭如餓鷗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衆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

忘死不知老之將至鶴曰按舊史東川節度治梓州管

縣劔榮遂等州此云縣州副史者蓋是時子璋適治縣

州也洙曰着柘黃言其僭乘輿服色也夢弼曰李侯謂

與也子璋反與敗走及花卿誅子璋與得歸本鎮故云

重有此節度也重平聲山谷曰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

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為予言花卿塚在丹稜之

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見封為忠應公

高桺

鄭曰桺那舍切木名俗作楠

桄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

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

洙曰蜀志

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遙望見重重如小車蓋

惡樹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

杞固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謾婆娑

趙曰惡木

不蔽障故枸杞可遶其生但翦去木枝以妨雞栖耳莊子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戲為六絕

庚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
不覺前賢畏後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
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苔上，
未掣鯨魚碧海巾。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
恐與齊梁作後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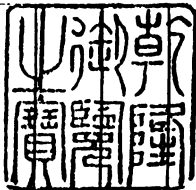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

轉益多師是汝師

語意甚悲正是有所激發託於庾信與後來作者如楊王盧駱亦宜易及

裁爾曹輕薄不見稱數第三詩又只借盧王反復言之
以為縱使不及漢魏風騷畢竟皆異材也爾曹自負不
淺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所以極形容前輩之未易貶
也注謂盧王為爾曹是全失先後語意故又曰才力應
難踰數公數公謂上所指也翡翠蘭苕極絕巧之態我
不是薄他他自謂可方屈宋却恐更墮數公後耳其不
及則斷斷不及矣然不放他人出已上則更自謂與三
百篇相近不知愈合師前人也○洙曰周書庾信字子

山有歐才文章綺麗為世人所尚謂之庾體作哀江南賦尤見稱焉唐武后初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呼為楊王盧駱號為四傑漢魏兩漢及曹魏也遇都過古未切屈宋屈原宋玉也齊梁詩體格輕麗議者以文之失始齊梁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 鎔

謄錄監生臣婁業耀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卷八

寄杜位

公自注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

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

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夢弼曰新州屬廣南道公之姪杜位

貶新州時朝廷寬其罪移之於近郡按集有杜位宅守歲詩當是明年位即被攝故云已是十年流也洙曰玉

壘蜀之坊名趙曰玉壘在蜀州青城縣公時自城都過青城因寄此詩夢弼曰曲江在長安為勝遊之地杜位

有宅
近馬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
行應暫別北望若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
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
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此子美自謂深悲
極怨○洙曰荊州

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陵縣有白馬州
鶴曰白馬江黃牛峽皆出峽之所經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

鶴曰遂州唐興縣也屬劍南道按唐志莫台道遂四州皆有唐

興縣今詳此詩當是遂州唐興雖天寶初已改為蓬溪乃因其舊名耳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劍

外官人冷關中驛騎踈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洙曰外

謂蜀也關中謂長安也希曰地理志吳亦江東之一都會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公自注王時為蜀牧鶴曰蜀州有新津縣

則新津寺必在蜀州夢弼曰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紹也維有別業在輞川裴迪從之遊輞川荆林迪

從縉來蜀縉守蜀
州蓋在高適之後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

自然

鳥影度寒塘

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

官人侍郎皆故用俗故不俗

老夫貪佛日

隨意宿僧房

夢弼曰古話貪佛不貪僧田曰金光明經佛曰大悲滅一切闇

敬簡王明府

鶴曰王明府當時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前有逢唐興劉主簿弟詩此殆

因劉而簡之公又嘗為王作唐興縣客館記同是年作也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

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

他人用衆

人字○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或曰即古仙人
王子喬也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前漢司馬
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
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

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

夢弼曰甲

子記時節也西南為蜀地也洙曰楚詞泥
汚后土兮何時乾左傳注行李行人也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聞斛斯六官未歸

鶴曰斛斯六名融按公江畔尋花詩有自注云斛斯融吾酒徒

者是

也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荆

扉深蔓草土銼冷踈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

鄭曰銼粗

卧切鶴曰蜀人以釜為銼王褒土銼無煙是也

徐卿二子歌

鶴曰公在成都時徐知道為西川兵馬使今題云徐卿無乃是知道也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竒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

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

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
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
位豈肯卑微休洙曰徐陵年數歲家貧攜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贈花卿

鶴曰花卿即敬定也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

趙曰古歌辭載林鍾官水調八破第二云錦庭絲管晚紛紛半入靈山半

入雲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百憂集行

鶴曰王筠行路難云
百憂俱集斷人腸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
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條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
强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
老妻觀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鶴曰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山谷曰即今條忽已
五十舊本云只今年纔五六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
六十也鶴曰主人指成都尹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冬至
成都時裴翼公為尹次年三月李若幽代是年二月崔
光遠代光遠尋以討段子璋軍大掠乃罷以高適攝冬
嚴武至此云主人又當是指崔李也漫叟詩話云叫怒

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厨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韵也可謂至論

石犀行

洙曰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怪鶴曰按是年秋

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公故有是詩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
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
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終藉隄防出衆
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
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說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

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

浩

洙曰石犀五今云三犀牛未詳夢弼曰公止言三犀豈據所見乎按鄭道元水經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

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感不沒肩迄今蒙福厭勝字見漢書厭壺涉切洙曰成都記及圖經所載秦張儀築少城於大城西城屢壞不能立忽有一龜周旋巫依龜行巡禁遂得立於是又作樓以定南北樓高一百尺至今傳云張儀樓夢弼曰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祠祠西有李冰廟孫季昭曰杜公詩或以安得二字為結句盖切有望於天下後世者不淺也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石笋行云安得壯

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
根凡此皆合不盡之意

江漲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

吹字難下

高浪蹴天

浮魚鼈為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

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鶴曰蜀山高而陰
長年雪不消故今云江漲而有雨雪流也

朝雨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鴛藏近渚雨燕集深條黃

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

洙曰泰四

皓夏黃公綺里季入漢朝既定太子位遂辭歸隱於商山夢弼曰逸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

晚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

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

夢符曰后

漢王符著
潛夫論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

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
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
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

來竚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十朋曰蜀志
先主舍東南

角簾上有桑樹高丈餘遙望童童如小車蓋洙曰建康
實錄鳳將九雛再見於豐城衆鳥從之蘇曰東海何承
天除著作年已邁諸佐郎並年少荀伯呼為妳母承天
云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趙曰元精字出后
漢書元精所
生王之佐臣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少酸澁如棠梨剖
之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
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迴風吹嘗聞蓬
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冠盜尚憑
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南海使

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夢弼曰昔漢武帝會羣臣於蓬

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為珍果瀟湘有橘田有橘洲每
歲入貢也布曰書惟辟玉食又漢書注玉食謂美食如
玉也洙曰天子微樂減膳示自責也吾愁罪有司愁一
作諗田曰漢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

一猴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洙曰唐書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師也脩可曰唐之時乃涪州貢荔枝令公言南海者蓋借漢時事以譏也

枯櫟

蜀門多櫟櫟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后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櫟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啁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

洙曰蜀人取櫟皮以充用

當軍興誅求尤急鄭曰取此
苟切啍竹角切字又作啄

枯枿

梗枿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
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
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鷗遂不來天雞為愁思猶含棟
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

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趙曰楚辭使
凍雨兮洒塵

郭璞爾雅注江東夏月暴雨呼為凍雨衝風隧風也楚
辭衝風至兮水揚波鷗曰爾雅鷗一名天雞赤羽之鳥

也夢弼曰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盤
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以手掌承露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

公自注崔吏部猗

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

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

語頗豪宕

可憐懷抱向人盡欲

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唐灘

堆甚

鍾情

夢弼曰崔公蓋自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洙曰

九江在潯陽郡其江各有名晁氏志一水而曰九江尚

書注江於此分九道也復齋謾錄云老杜詩中屢用一

柱觀按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唯有一柱衆梁

皆共此柱后土人呼為木履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

江津寄劉之邁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是也洙曰

瞿唐峽名灩澦石名荊州記云灩澦如馬瞿塘
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蓋舟人以為水則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生北窓畫引老妻乘小艇

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

亦觀物自得之
意反語如此

茗飲蔗漿携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

洙曰

時明皇幸蜀后號成都
為南京置尹比兩都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

是第二句

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

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媿無才賞

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

魯曰唐以

少尹為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

作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

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歛柴扉

洙曰晉尚

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

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鶴曰王侍御終於彭州刺史按公集有天王彭州掄詩柳

芳歷曰高適乾元初刺彭州明年公客秦州嘗有寄彭州高使君詩上元初適移刺蜀州而公至成都嘗然公于浣花溪之草堂夢弼曰按房琯作蜀州先主廟碑載州將高適建而亦叙其自彭而遷蜀也鶴曰時成都尹崔光遠罷以高適攝故適在成都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

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羔能忘折野梅

戲假霜威促山簡

霜威促山簡語殊不佳亦自俗見

須成一醉習池迴

洙曰漢侍御有領綉衣直指使又漢二千石皂羔朱兩幡夢弼曰綉衣指言王侍御皂羔指言高使君也趙曰霜威言御史霜臺之威也晉山簡鎮襄陽時荆土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夢弼曰霜威言王侍御山簡又比比高使君也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臥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

公自注高

每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夢弼曰
鮭戶佳切又居諧切集韻吳人魚菜惣稱南史庾泉之
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淪菹生韭雜菜任昉
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奉寄別馬巴州

公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鶴曰按公傳云公流落劔南結廬

成都西郭名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
劔南東西川往依馬又按唐紀云上元二年建丑
月以嚴武為成都尹以是知公之除功曹在是年
冬也時草堂方成道路多梗而嚴武又來是以不
也赴

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
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

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謂不能就別知必為我來也春湖豈

所居或巴州景物耶○洙曰馬伏波謂馬巴州也蕭何公自謂也後漢馬援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封伏波將軍脩可曰劉貢父詩話云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按曹參嘗為功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貢父之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洙曰前漢王式傳注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者馬勒飾也

陪李七司馬早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

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鶴曰此詩當是公在蜀州作詳見後

篇高使君自成
都回題下注

代木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
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

合歡却笑千年事

如此下合歡字
誰曉頗疑其誤

驅石何時到海東

夢

曰橋前二柱曰華表故以白鶴為言也青龍以喻橋影
然朝野余載河北道趙州有石橋甚工則天時默毀破
趙州至石橋馬踉蹌地不進但見青龍卧橋上奮迅而怒
乃遁去洙曰成都有昇仙橋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
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趙曰
言與賓客落橋之成而歡飲因笑往事之勞徒驅石以
下海也洙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
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遠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迷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迴月來遲衰
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鶴曰時高適守
蜀州而攝成都

故云自成都回按九域志成都在蜀州之東故
詩中云橋東待使君又知公是詩在蜀州作也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竹

總擬橋東待使君

洙曰後漢郭汲為并州牧始至行
部有童兒數百騎竹馬道次迎拜

詣徐卿覓果子栽

鶴曰集有徐
卿二子歌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中却歸去

果園坊裏為求果

鶴曰果園坊乃徐卿所居處

奉待嚴大夫

鶴曰按唐紀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今公待其至詩云不知

旌節隔年回乃次年正月也又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詰以劍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此當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上皇以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預國事矣武嘗三鎮蜀在乾元裴冕之前為一是年為二廣德二年表公為參謀時為三也。寶應元年成都作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

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鷁催

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

洙曰偏裨謂諸將校也希曰偏裨字

見漢書馮奉世傳趙曰淮南子注鷁大鳥也畫其象若船首以禦水患夢弼曰公闕嚴武至欲辭蜀之巴峽下楚之荆門以迂之也

江詠五首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艷深

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墜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鄭曰墊都

念切下也。洙曰：末句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剝。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重，却怕有人知。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

花外

義外忽得精語

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

江波。

夢卿曰：名山志：梅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作也。

灘鵝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
翮曾經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大分明
以可
有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霜汝在作意莫先鳴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

天涯涕淚一身遥，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消埃答聖朝。

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洙曰：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紆南

為兩節。度百姓弊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論之不納。趙曰：成都萬里橋，公草堂在其西。

三絕句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飛。不如醉裏風吹盡。

可忍醒時雨打稀。

鍾情自道風味宛然。○本作春風先生定作風吹盡。

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

一日須來一百迴。

無數春筍滿林生

得興之始

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

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

趙曰上番乃川語上番則成竹故謂上筴竹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畏

人成小築徧性合幽棲

五字極善自喻

門逕從榛草無心待馬

蹄

夢弼曰按公自乾元二年冬來成都至寶應元年春是歷三年矣

可惜

花飛有底急

起語盡精

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

時

四句情
景蕭然

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

後汝期

落日

落日在簾鉤

又別

溪邊春事幽芳菲綠岸圍樵爨倚灘舟

且樵且爨
真倚灘之景

啁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

酌散千憂

語自
放蕩

獨酌

步屨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

北人

元遺山云倒
蟻倒字有說

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

是傲當時

行蟻行列之行洙曰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
謂然傷薄劣希曰宋何尚之數仕著退居賦

以明所守後還攝職表淑乃錄古來
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

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

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洙曰
李廣

傳注云衛青伐匈奴絕大漠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
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武帝征南越以楊僕為

樓船將軍夢弼曰衛青以比廣之府帥楊僕以比楊長史也趙曰廣州近庾嶺與南海洙曰銅梁玉壘皆蜀中地名廣州有合浦出珠夢弼曰使將旋指段功曹也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卞園曰按公文集有

雜述為張叔卿孔巢父作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峽傳雲

深驃騎暮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洙曰廣在

南故謂之炎州趙曰荊州記巴蜀有明月峽洙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晉張憑嘗謁丹陽尹劉恢恢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恢出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時人禁之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交

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城

夢弼曰交

趾郡及韶州俱屬廣南道丹砂白葛其地所出也估一作旅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場

留藥

價甚雅文場過矣

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念衰疾書跡

及滄浪

趙曰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時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鶴曰書跡及滄浪公

詩所謂百花潭下即滄浪是也洙曰跡一作疏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

夢弼曰按唐志漢州有綿竹縣

縣有紫巖山綿竹

蓋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
幸分蒼翠拂波濤

贈別何邕

鶴曰何邕時為利州縣谷縣尉蓋與公為鄉人按前有憑何十一少府覓樵木

我詩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
縣

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

傷心語別

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鶴曰韓谷屬利川而通漢水此言何邕得歸漢上也沱江在蜀水不入秦禹貢云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者此公自喻在蜀不得歸秦也五陵在長安故云故鄉也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地

關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為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

洙曰峨眉山

山在蜀晚一作曉趙曰峴山在襄陽羊叔子墮淚碑所在也洙曰龐德公隱於鹿門山屬襄陽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

裘馬誰為感激人

師曰公言鄭鍊出為使臣其罷也囊無一物清潔如此彼乘肥衣輕之人

有誰感激而憐之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公自注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

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

翰不音平據此

卓帽應兼

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洙曰蜀分東西兩川

趙曰公自蜀望長安則長安為北而蜀為南也洙曰晉張翰字季鷹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

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
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後齊王問辟
為東曹掾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葦菱鱸魚繪遂命駕而
歸夢弼曰阜帽一作白帽流傳之誤也按魏志管寧字
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着阜帽布裙又按杜佑通典
魏管寧在家常着阜帽洙曰隨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
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
士星明黃則處士舉矣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
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踈
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

趙曰公嘗為左拾遺按唐拾遺職掌

諷諫及供奉又按後漢劉聖公傳李松奉引馬驚則奉
引之有馬可證也師曰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夢弼曰
成都疏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
也按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色鮮明濯他江不如
故得名趙曰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竹林竹甚盛子姪
往來游集肴膳亦屢費百金洙曰晉阮籍性疎懶至為
禮法之士疾之如讐馬屈原
卜居寧誅鉏草茅以力耕乎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
懶眠沙草愛風湍
莫倚善題鸚鵡
賦何須不著鰲
蟻冠腹中書籍幽
時曠肘後醫方靜

處看興發會能馳
駿馬終須直到使
君灘

洙曰後漢
禰衡字正

平氣尚剛做好矯時慢物見曹操數有恣言操懷忿
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送與劉表表重之衡復每慢
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
祖亦善待焉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時
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
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
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避順竟殺之射音亦前漢佞
倖傳孝惠時侍中皆冠鰲鰲貝帶傅脂粉化閨籍之
屬也注云鰲音峻鰲音儀即鸞鳥也以毛羽飾冠海
貝飾帶趙曰嚴武以子美之才如禍衡之剛直應不
肯為侍中冠鰲鰲厠迹佞臣之列也夢弼曰孔毅夫
續世說嚴武為成都尹與子美世舊待遇甚隆子美
於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吟詠與田唆野
老相狎蕩武遇之有時不冠故武此詩戲子美自倚
能文而不冠又繼言幽時靜處欲其謙晦也故子美
和詩云阮籍焉知禮法疎以解嘲也容齋續筆云新

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興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中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衛之一曰欲殺甫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凡為武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其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夢弼

曰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曰我晒腹中書也晉葛洪好神仙導養之法自號抱朴子著肘後要急方四卷水經魚復縣有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經此而舟覆至今名為使君灘也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屢隨春風村村自花柳

語有天趣政爾苦索不能及

田翁逼社日

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餅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

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外將及酉
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吏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

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夢弼曰集

韻原音變屣也履中薦也趙曰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步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洙曰指大男為弓弩手謂籍民丁為兵也飛騎軍名也長番猶長在直也言無更代也夢弼曰放營農謂放歸農耕使之營生也救衰朽謂子弟得奉養其長上之衰老者也洙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夢弼曰肘字如史記魏威子肘韓康子於車上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
野人相贈滿筠籠
數回細寫愁仍破
萬顆勻圓訝許同
憶昨賜霑門下省
退朝擎出大明宮
金盤玉筋無消息
此日嘗新任轉蓬

脩可曰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

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
春沙映竹村
風輕粉蝶喜
花暖蜜蜂喧
把酒宜深酌
題詩好細論
府中瞻暇日
江上憶詞源

邇其過我

語涉進退
頗自負

跡忝朝廷舊
情依節制尊
還思長者轍
恐避

席為門

趙曰隋文藝傳云筆有餘力詞無竭源鵬曰嚴武時尹成都節制兩川洙曰陳平家負郭窮巷

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趙曰公欲枉嚴公之駕故用陳平事以激之

舟前小鵝兒

公自注漢州城西西北角官池作夢弼曰漢州城西池乃房琯罷相後歷漢

州刺史日所鑿也琯既死名之曰房公湖此詩與後篇官池春鴈共三首公暫之漢州作也鵝曰按九域志成都北至漢州不滿百里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

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鷓鴣亂為羣且休悵望看春水
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遠

力微繒繳絕須防

句意緊嚴後山舉得之故節度森整
○夢符曰班固兩都賦撫鴻量御繒

繳夢弼曰本一作繒繒音憎短矢也繳
音灼生絲縷也言以絲繩繫矢而射之也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庶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
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旗尾

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閣樹浮秦

動字最佳長篇

著兩語如此豈不軒豁浮動二字相若而動為勝

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算緡花

羅封峽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

多興緒事業閣相親

閣相親者深欲倚以成功業也惜哉○洙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

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史記廉頗為名將伐齊攻魏禮蛟龍為旂軍須師旅之費也漢書武帝初算緡錢注緡緡也以貫錢也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蛟蝶麒麟羅錦上緡綉也師曰算緡表世之法今蜀貢花羅瑞錦以應軍須與算緡者遠矣洙曰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由此上益重愛之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

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夢弼曰晉杜預開府荆
州贈征南將軍公嘗譖預為祖而公與嚴武有世舊故
以預之事素言與武相近也與緒者謂與况緒意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鶴曰王司直時為蜀中刺史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
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休排

徊西得諸侯棹錦水

西得諸侯以下謂王司直知我我復舍此何向

欲向何門

跼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

吾老矣

袁氣激人堂堂復堂堂口洙曰豫樟木名材之美者鯨海之大魚也夢弼曰跼先答切進及也

汴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掾亂
依劉表於荊州嘗登樓而賦因名仲宣樓晉阮籍能為
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
嵇康齋酒挾琴造馬乃見青眼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夢弼曰時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

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都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
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
厨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踈通合典則威
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

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
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邈却可圖此
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應殊綉衣春當霄漢立絲
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
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趙曰

骨鯁者剛正之謂若肉之有骨而魚之有鯁也洙曰漢
有迎風寒露之館古詩瑩若玉壺永言清徹也趙曰宋
玉招魂云燭繁炮羔有蔗漿些定功曰前漢禮樂志景
星歌秦尊柘漿析朝醒注取甘柘汁以為飲可解醒也
柘音蔗鶴曰繩橋在成都即笮橋蓋蜀人以竹索為橋
也師曰蜀有火井縣屬邛州夢弼曰按蜀都賦注火井

欲出其火先以家火役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焰出爛然
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灰也夢弼曰按唐志劍南節
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都督松維恭蓮雅黎姚悉八州
西山三城謂姚維松也皆當吐蕃之要衝洙曰漢暴勝
之衣綉衣持斧出使老萊子綵服以娛親夢弼曰漢夏
侯勝曰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江花未落還成都一有
重句說者謂蜀人酤酒挈以竹筒竹筒上有穿
繩眼其酤酒者曰滿眼酤言其滿迫筒眼也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荅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

行宮實指所過贈詩之處

元戎肯赴野人期江邊

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

山谷曰只此兩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句便雅

健鵬曰明皇嘗幸成都故得用行宮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
拄杖穿花聽馬嘶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其題

可備口實
其詩可刪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餅

山餅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

洗盞開嘗對馬軍

公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趙
曰漁父公自謂也洙曰時嚴公以騎

兵送
酒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
自負甚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

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今渠述作與同遊

亦自有趣
趙曰耽佳句

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為詩則漫興而已
無復著意於驚人也故寄語花鳥無用深愁耳鶴曰公
所居草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洙曰陶謝
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輩也楊龜山詞宗會盟曰
東坡云詩須有為而作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
新乃詩之病柳子厚詩晚年極似淵明知詩病也予謂

此東坡救時之弊猶曰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即非熙新
鄙雅區區守故常而流於俗者也學者宜審而思之蔡
條嘗謂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誠為確論也然則
集大成手當還子美子美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
而有之嘗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
詩清立意新蓋異乎東坡所云且淵明詩意趣真古實
清淡之宗其格極難到苟未能如東坡深造閭閻而妄
曰我學淵明是猶索隱行怪之士未嘗求仁得仁徒高
論怨排而已

戲贈友二首

鵲曰焦校書意是焦遂與李白號為
酒中八仙者王司直即前詩有短歌

行贈王郎

司直者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

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洙曰肅宗

上元元年九月詔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師曰年號自漢武帝方有之肅宗欲法上古之制也公詩特著元年建巳月者蓋記錄於此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驚

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

趙曰淮南

子云塞上翁馬亡入胡人皆吊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吊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獲

保相

水檻遣心二首

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集有水檻詩云茅軒駕巨浪是也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
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
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
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
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結細潤有

味○尹曰蜀中雅州常多陰雨號曰漏天

屏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字字

句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

此兩句語無深趣而亂離奔走自歎多累誦之可傷

杖藜從白首心迹喜雙清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杜陵詩桑麻深雨露然雀半生成后

山詩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虛為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

字正相配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

畫外意

含影漾江

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趙曰一月不梳頭暗使嵇康絕交書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也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却背村。宛曲有趣梅熟許同朱。

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

公自注：朱阮劍外相知。趙曰：行椒蓋成行者。

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

竹石如山不敢安。

洙曰：覆一作復，去聲。趙曰：魚梁乃劈竹積石橫截中流以取魚，而溪下有

蛟龍窟故未敢安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牕含西嶺千秋雪，

門泊東吳萬里船。

此千秋萬里是甚氣槩，非苟也。○洙曰：西嶺即西山也。冬夏常積雪，鷺曰

公在浣花未嘗不繫舟也。趙曰：公之志每欲南下，今言所泊東門之船，乃欲往東吳萬里之船也。漫更詩話云。

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在城南土
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杯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

行白鷺上

青天是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慙取譽
根居隙地怯成形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
問誰腰鎌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
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夢弼曰黃童謠云
小麥青青大麥枯

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每句中函問答之
詞公是詩句法蓋原於此鶴曰按集壁梁洋四州屬山
南道又按是年羌渾奴刺寇梁洋等州吐蕃陷成都此
正言吐蕃先渾奴刺之亂也師曰時杜鴻漸以蜀兵三
千過賊充突江山險澁士卒至有介胃生蟻
蟲而不得休息故云部領辛苦江山長也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
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
清健
朴野
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即事

鶴曰為
舞者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鞦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曰洙

鞦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見漢馬后紀注錦纏頭以賞歌舞者開元時王元寶嘗會賓客元寶富於財而無文采親友問昨日高會有何佳談元寶望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甚

指點銀鉶索酒嘗

寧可取此公少年行每四句止然已不為少○鷗曰床謂胡床之類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劔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

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

開闢古今渺在言外盡不足言矣

興與煙霞會

清樽幸不空

夢弼曰劍閣蜀劍門閣道也星橋在成都李永守郡植栢七上應斗魁七星松州在

蜀雪嶺冬夏積雪即西山也

大雨

鶴曰按是年公有說早上嚴武云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邺非霄之時奈久旱何麥者百

姓之本百役自出沉冬麥黃枯春種不茂公誠能暫輟諸務疏決囚徒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沴氣消則和氣應矣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噉噉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

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

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
里清矧茲遠江臯荒庭步鶴鶴隱几望波濤沉疴聚藥
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壠畝

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操

希曰寰宇記秦李冰穿二江於

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故成都雙流縣趙曰左傳汾澮流其惡今言大雨流出穢惡邑里為之清潔也又公以沉疴而得雨涼於是頓忘進藥之勞矣趙曰言雨潤之功雖不毛之地亦假貸而生也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秋
夏忽汎溢豈唯入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鰲與魚茲晨
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青青屋
東麻散亂床上書不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
間晚憇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趙曰狼與狽
本二獸名半
其體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據者謂
之狼狽跬音丘弭切舉一足也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
致千里田曰漢溝洫
志注填淤謂壅泥也

寄高適

鶴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高適官於蜀召還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唯我共世事與誰論北
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樽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夢弼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
召嚴武還朝寶應元年秋自

成都往綿州
至梓州所作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
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南圖
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闕罷轉春空留玉
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

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趙曰前漢郊祀志黃帝采

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騎龍以上天故后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鰲曰此言肅宗晏駕也夢弼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故闕或謂之象闕或謂之魏闕南史何肩曰闕者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鰲曰此言代宗踐阼法度日新也夢弼曰光武紀今反側子自安趙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蓋兵書也夢弼曰漢典職儀以丹漆地故稱丹墀三山人語錄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是勸以仗節死義也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夢弼

曰是年秋武赴召東上公送之別於巴西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稍
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
背幽谷牕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
來客天橫醉後參

落落有豪氣

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

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

公自注杜使君乃宗人也

不勞朱戶閉自待

白河沈

師曰城擁朝來客言滿城擁送嚴公早間之來也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江樓之高逼於參星

也趙曰白河謂銀河也師曰不勞開戶生待白河之沈謂天將曙也

酬別杜二

嚴武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私
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俱承別館追
斗城憐舊路渦水惜歸期峯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
試回滄海棹莫妬敬亭詩祇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
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武自注昔會秦關今別巴嶺○夢弼曰書昔在帝堯
將遜帝位于虞舜作堯典蓋引此謂代宗踐阼也十
道志長安故城形南似南斗北似北斗魏文帝至燕
兄弟渦水駐馬書鞭以賦敬亭在宣城謝朓敬亭詩
云此山百里合沓雲齊獨鶴朝
嘖飢飽夜帝行雖紆組得踐幽棲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鶴曰奉濟驛在綿州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孟重把昨夜月同行

餘情

列恨生想慨然

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

殘生

感知己之辭○洙曰嚴武歷明皇肅宗朝今代宗即位赴召是三朝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公自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洙曰拾遺陳子昂

當為縣令段簡收繫憂憤死獄中射洪梓州之屬縣也

藉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五

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

臨歧恨唯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遇害陳

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

洙曰漢黃霸為潁川

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後代丙吉為丞相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節竹與錦皆蜀中所出公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洙曰京房傳舉最當連徙以課最被舉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
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

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鶴曰馬將軍疑是謂馬巴州也公別

馬巴州亦嘗云功業終歸馬伏波矣蓋去年段子璋反陷遂州韓州意馬巴州領兵會攻之為子璋所勝死於遂州故是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以遂在涪江之南也又後篇去秋行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以此知其為馬巴州而作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
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
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
魴魚鱗鱗色勝銀
漁人漾舟沈大網
截江一擁數百鱗
衆魚常才盡却棄
赤鯉騰出如有神

賦得
事外

潛龍無聲老蛟怒
迴風颯颯吹沙塵
饕子左右揮

霜刀鱠飛金盤白
雪高徐州禿尾不
足憶漢陰槎頭遠

遁逃魴魚肥美知
第一既飽驩娛亦
蕭瑟君不見朝來

割素髻咫尺波濤
永相失

脩可曰陸璣疏魴魚廣而薄
肌肥甜而少肉細鱗之美者

也洙曰陶隱居本草鯉最爲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能
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禿尾槎頭皆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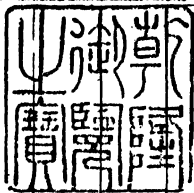
金匱要略卷八
宋八
洙曰漢中鰓魚肥美襄陽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鰓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
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
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
主人罷鱸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
干戈兵革闕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
暴殄天物聖所哀

兩篇皆主愛物此篇賦得又自在末意不如蕭瑟沉著○定功曰莊子津

人之操舟若神潘安仁西征賦垂餌出入挺義往來鄭
曰屈改作偃渠勿切夢弼曰崔豹古今注鯉之大者曰
鱣鱣之大者曰鮪廣雅曰鮪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
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張平子賦王鮪岫居蓋鮪居山
岫間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風雷之句也洙曰春秋繁露
曰恩及蟲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
凰翔布曰書暴珍天物害虐
烝民用此以喻取魚之虐也



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卷八